

蚌埠古今

涂山，禹风吹过四千丰回响

□唐晓勇

2023年农历三月二十八上午8时，蚌埠市涂山脚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民间祭祀活动正在进行。端坐在祭祀正位的雕像身穿华裳，双手捧圭，头戴冠冕，大有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气象。他，就是我们夏朝第一个帝王——夏禹。

祭祀活动结束，淮河流域特有的民间舞蹈花鼓灯开始表演，从山下连到山上，千班锣鼓万盏灯，锣鼓喧天，灯笼招展。十万民众簇拥着，徒步上山至山顶禹王宫瞻仰拜祭大禹神像，盛况空前。

这里就是涂山，四千年前，强盛的涂山氏国就以此山为核心，以山为名，辐射周围百余里。涂山氏国当时是淮夷蕃盛之地，夷，说文解字：从大从东，东方之人也。淮夷，即淮水之夷。中华民族族源之一。远古时期夏人居住在渭水黄河，称“中国之人，把北方人称作，南方人称蛮，西方称戎，东方称夷”。涂山氏发源于淮河流域，长久以来是江西安徽一带的盛族，尤其宋元明清之际，人才辈出，备受赞誉。在古代，这条河不叫涂山，而叫涂水，涂氏家族的祖先，居住在涂水之旁，因而以水为姓。

四千多年前世界各地洪水泛滥，华夏大地也是水灾成患。禹遵舜帝之命接替父亲鲧的使命治水，鲧采用围堵的办法九年治水不成。禹改堵为疏，来到涂山脚下时，发现荆涂二山连在一起，挡住了水的去路。禹面对眼前两座大山，联姻涂山氏女，在强大的涂山氏国帮助下，在荆涂二山的低洼连接处劈山导淮，终使洪水东流，海晏河清。

涂山，周长23公里，高339米。古辞源记载：涂山坐落在涡淮交汇之处。涂山，大禹人生事业的顶峰。涂山氏女，大禹治水成功的关键。千年过去，阵阵山风吹过，一直激荡着大禹的回响。

禹王宫，有夏皇祖之庙，涂山的标志性建筑。俗称禹王庙，又称涂山祠，位于涂山顶峰，山下涡淮汇聚，滚滚东流，山上松柏葱郁，古迹遍布。汉高祖十二年，刘邦统兵镇压淮南王英布，经涂山巡视大禹遗迹，令刘长在山顶建禹庙，使后人永怀大禹治水之功德。

禹王宫正门两侧横书：“空山垂四壁，古庙独千秋”。第二进为崇德院祠堂，又名拜厅，是游人休憩品茗之处。第三进为禹王殿，供奉着一尊泥胎彩绘大禹圣像，皋陶、伯益配祀左右。圣像两旁楹联：“二仪清浊还高下；万国衣冠拜冕旒”，为清朝最后一任陕甘总督——林之望题写。

第四进为启母殿，供奉涂山氏女像。镇宫之宝“涂山银杏”，植于启母殿前，传说为大禹和涂山氏女手植，可惜毁于雷火。今树内生树，为一奇观。苏轼曾题诗感慨：“山外青山都如画，树中生树不知年”。树非千年不挂乳，这两棵树不仅全身挂乳，而且乳乳相通，可见此树之老。当地民间一直流传着“先有树，后有山，大禹问树几千年”的美丽传说。

第五进为玉皇楼，下层为玄武殿，中奉玄武大帝。其宏伟建筑一直保持到清康熙七年地震。禹王宫原先规模较小。明正德、万历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与扩建。正德九年，扩建了禹王宫，



俯拍涂山 陈昂 摄

增建了钟、鼓二楼，气势宏伟壮观，按中、东、西三条轴线，前后“五进、十殿、九院”，殿堂四十多间。

禹王宫下行约百米，朝禹路旁，屹立一座妇人石像，面部清晰，身段逼真，面向南方，此人系涂山氏女。相传涂山氏女与大禹结婚第三天，南方江浙一带就发了洪水。心急如焚的大禹带领治水大军奔赴江浙治水，治水三年间曾三过家门而不入，涂山氏女思夫心切，天天都会来到这里登高远眺，期待丈夫治水成功，早日归来团聚。涂山氏女因想念丈夫如痴如迷，日夜不肯回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此情感动天地，精诚所至，化身石，永远站在山坡上。人称“启母石”，或“望夫石”。明代巡按御史张士隆曾为启母石题诗：亭亭独立向江滨，四伴无人石作邻。云鬓挽成千载髻，蛾眉淡扫四时春。霜为赋凭风傅，霞作胭脂仗日匀。莫道岩前无宝镜，一轮

明月照精神。

启母石旁，有一平整石块，上有一双脚形状的印记，那是涂山氏女日久站立留下的脚印。左边一块大石，上书“候人兮猗”四个大字。这是涂山氏女等候大禹归来时吟唱的诗句，“我在等你啊！我在等你啊！”反复吟唱，情深意切。据学者考证，这是中国第一首情诗，被称为“南音之始”。

石块的下方，是一片桑树林，树林丛中，有两块平坦相似的巨石相对而卧，都是两米多长，一米多宽，此曰鸳鸯石，国学大师季羨林题名：台桑。禹同涂山氏女初会，交谈于台桑，大禹和涂山氏女相会爱情交合的地方，启出生之地。战国屈原《天问》有：“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

侧面下坡密林中，有类似于石头根基的残垣，环绕周长近百米，有学者分析为古涂山氏国时期的城墙。围墙外面

是山上流下来的一条小溪，千年水冲而成，小溪边是一条小道，涂山古道，那是涂山氏国人员兵马出入的道路，快到山底，有一山凹处，一大块平坦的土地，是涂山古国的练兵场。

朝禹路行至半山腰，有一石柱立于路边，两米多高，方方正正一尺粗细，相传是大禹拴马的地方，称系马石。系马石上方二三十米，几块人形石头躺在路中间，称作防风石。当年禹会诸侯时，大将防风目无军纪姗姗来迟，大禹怒而斩杀之，“尸倒九里地，血流上下红”，至今涂山脚下有上洪村和下洪村。

涂山南二三里地，淮河东侧河北河面，有一古村落，村名禹会。这里2020年出了一件考古界震惊中外的大事，发现了四千一百多年前禹会诸侯遗址。遗址东西宽约三百米，南北长约两千米，面积约六万平方米。遗址中保存有两千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台基，是一处经过人工实施的具有专一性功能的巨型盟会场所。经过挖槽、堆筑灰土、铺垫黄土、覆盖白土，最后形成一个南北长一百零八米、东西宽二十米不等的巨大的白土覆盖面。祭祀台基面的中轴线上附加了一系列的相关设施，与宏大的祭坛场为一体，属于重要组成部分，还有近百平方米的烧祭面、一米见方的方土台、长达五十米并一字排开的三十五个柱坑等。

禹会村遗址是淮河中游地区龙山文化晚期阶段的重要遗址，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李伯谦当天宣布，禹会村遗址的发掘成果，是自汉代司马迁以来两千多年考证研究“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之“涂山”地望的最重要考古学证据。禹会诸侯的传说，终于成为有据可查真切可见的历史。如今遗址公园正在建设，不久，禹会诸侯盛况即可复现于世。

苏轼说：娶妇山中不肯留，会朝山下万诸侯。古人辛苦今谁信，只见清淮入海流。苏轼说：川锁支祁水尚浑，地理汪罔骨应存。樵苏已入黄熊洞，鸟鹊犹朝禹会村。黄庭坚说：涂山绝顶忆神功，亘古情形一览中。启母石迎新月白，防风家映夕阳红。洪流匝地曾拘兽，老树参天欲化龙。有径直通霄汉外，登临无不是仙踪。

涂山，如果没有大禹，或许只是中国平平常常的一座普通山脉。大禹因涂山而成功，涂山因大禹而得名。大禹治水成功后，天下太平，海晏河清，禹会诸侯，禹分九州。中国进入有史记载的文明时代。于是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八日禹生辰纪念日，民间自发的涂山祭祀庙会开始举行，延续至今，这是长淮流域最大的庙会，会期这天，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马路上汽车停放有一公里多长；卖东西的小商贩，从山下摆到山上。农历三月二十八是正会，二十七就有香客来朝，连上二十九三天会期有数万人之多。人们感念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奉献精神，感念大禹治水变堵为疏的创新精神。禹风厚德，孕沙成珠，大禹的精神至今激励着淮河儿女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守正创新勇毅前行。



记忆深处

颗粒归仓

□刘晓林

麦收时节，想到成熟的麦子，想到那些年在农村参加麦收，割麦子，拾麦穗，珍惜粮食，颗粒归仓的情景。

“春争日，夏争时”。在农村实行“大包干”以前，每年的麦收时节，城里的机关干部、企业工人、在校学生都会到农村的生产队去帮助抢收小麦。记忆中，我最早是在小学三年级，参加学校组织的麦收劳动，高年级的同学割麦子，低年级的学生拾麦穗。为了做到颗粒归仓，每一次割完一块地的麦子后都要再拾一遍散落在地里的麦穗。

麦收时节突出的是一个“抢”字，抢收，抢种，抢农时，因此，麦收期间最怕的是遇到连阴天，眼看着地里成熟的麦子收不上来，夏秋作物种不下去，不但农民痛心，城里人也是心急。在我刚上初中的那一年，麦子还没有开镰收割，就是连续的阴雨天气，地里到处是积水，许多麦子倒伏在泥水中，没法用镰刀收割，有的已经生霉发芽。学校组织学生参加麦收劳动，要求同学自带剪刀剪麦穗。那一天在蒙蒙细雨中，我们带着剪刀、背着干粮，来到郊外的田间地头，脱了鞋袜，挽起裤脚，下到田里。泥水立刻就淹没了小腿肚子。同学们左手握住麦子，右手用剪刀剪断麦穗，遇有倒伏的麦子，要先扶正，再剪下麦穗。并且一趟趟地将剪下的麦穗送到田埂上。开始大家劲头十足，一边剪麦穗，一边说说笑笑，时间不长，两只脚在泥水里泡得发白，腰酸腿酸，腿也疼，左手手臂被麦芒刺得发红，右手握剪刀的地方磨起了血泡，大家的说话少了，笑声没有了，我们这些在城里长大的孩子知道了种田的不容易，真真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高中毕业以后，我下放到邻县国有农场的农业队，队里八千多亩地种的全是小麦。经过了秋、冬、春三季的生长，经过了除草，施肥以后，小麦开始吐穗，扬花，成熟，沉甸甸的麦穗籽粒饱满。初夏时节，蓝天白云下，绿色的海洋变成了金色的麦浪，微风吹来，“飒飒”作响，空气中飘散着麦子特有的芳香。小满节气刚过，农场的上下下下就紧张忙碌起来，维修拖拉机、收割机，购买木锨、扫把、笆斗等农具，院子的墙壁上写着“粮食是宝中之宝”，“精收细打，颗粒归仓”等大幅标语。当时农村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用镰刀收割小麦，农场已经使用联合收割机了。宽大的收割台紧贴地面将小麦割下，送入机肚，金灿灿的麦粒很快就进入了收割机上方的粮仓，麦草从收割机的后面抛了出去。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收割机后面，观察抛出的麦草中夹杂了多少麦粒，从小片的单位面积中计算出一亩地的抛洒量，再将情况告诉收割机手，让他们调整风量，减少抛洒，力争丰产丰收。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头上烈日暴晒，身上汗流浹背，收割机扬起的麦草、尘土让人睁不开眼睛，麦芒钻进衣领、袖口，又痒又疼。然而，汗水能够换来金灿灿的麦粒，换来丰收，大家的任务就轻松了，麦粒像金色的瀑布倾泻到运粮车的车厢里，我们的心里充满了丰收的喜悦。

现在，农业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播种、收割等劳作的辛苦被丰收的欢欣所代替，但是每年的这个时候，我还是会想到农民种粮的艰难，对着掉落在餐桌上的那一根面条，吃剩的一小块馒头，我都会想：它要多少粒麦子才能磨出这些面粉，它是多少人的汗水换来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粮食！

高中毕业以后，我下放到邻县

百姓记事

河边的麦香

□陈卫

做烧饼的贵水，念念不忘的是澠河边的麦香。

贵水老家在怀远褚集，村子后面几百米就是澠河。秋收之后，耕田耙地，把麦种撒入河滩，不久，就有青青的麦苗长出来。经过一个冬天，再一个春天，麦子便成熟了。他印象最深的是，麦收时节，澠河两岸都是麦香。

每年麦收，贵水都要关了烧饼铺子，回去帮家里收麦子。因为要过河，农机用不上，一切全凭人工。割麦、挑担、晒场、脱粒、扬场、装袋、存放，忙完这一套，要花几天时间。

小时候，最开心的是，家里用新打出的麦子磨了面，做一顿好吃的，一般是贴饼子、炖河鲜。和好面，大锅里烧的河鲜已经开始咕嘟了。揭开锅盖，把手里的面团抻开，依次贴在锅边围住河鲜，不一会，灶屋里便充满了让人沉醉的面香和鱼鲜的香味。

当初，到蚌埠打工，就是随老婆奔着她娘家的。娘家有手做烧饼的好手艺，一直在新光皮件厂附近做烧饼。

1997年，手艺学成，贵水推着小车出来单干，在凤阳东路一带许多地方留下足迹，几年之后，才在珠城路拖附厂

职工宿舍院墙西边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摊位。开始，只有一个烧饼的炉子，一个和面的案子以及一张放烧饼盘子兼做收银的桌子。2012年，珠城路周边区域拆迁改造，他们只得在新淮路291号租个小门面，挂上卫味烧饼夹里脊的牌子。

新地方，要求进店经营，烟熏火燎地烧炭肯定不合适了，换成了电烤箱。电烤箱干净、便捷，温度、时间都可以通过按键控制，一切都往标准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他们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失落，认为烧炭炉子对火候的掌握、时间的把控等等，才是一个手艺人价值所在。

揪一团发面，抹上猪油、葱花、盐等配制的调料，卷起来，擀成椭圆形，刷上蜂蜜水，再撒些芝麻。做满一盘子，推进烤箱。烤出来的烧饼，外表焦黄，外皮酥脆，一咬有轻微的碎裂声，带有层层的微甜；烧饼的内心温热柔软，层层叠叠，每一层都有浓烈的麦香和着葱油等调料的香气。咀嚼时，会有烤焦的芝麻在口腔不断爆裂，在复杂的香气里推波助澜。

烧饼之外，还有三四十种炸串。里

脊当然是首选。猪里脊片成薄片，放调料简单腌一下，拿竹签串起来，放冰箱里备用。烧一锅热油，把里脊放进去。滚油见到里脊，立刻敞开怀抱，伴着欢腾鼓舞，气泡翻滚。几十秒熟透，取出，抹酱料，往刚出炉的烧饼里一夹，便是蚌埠享誉四方的名吃——烧饼夹里脊。

贵水的酱料，主打甜味和辣味。他戏称，自己的产品是“甜辣之吻”。甜酱拿广西产的蔗糖熬，辣酱用河南洛阳产的“新一代”辣椒制。换成其他，不光自己良心上过不去，相信老顾客一口就能吃出区别。

他熬的甜酱，油亮、微黄，色如琥珀，晶莹剔透，看着就让人垂涎；辣酱红艳，富有光泽，辣味浓烈并有菜油的沁香。这全靠自己摸索，听到有人说某处酱好，急忙赶去品尝讨教，遇到过许多白眼。回来自己试着做，一步一步改进，终于有了自家的面目——辣味如同麦收时的日头，瞬间能让人太阳穴冒火，甚至汗流浹背。甜味似扑面而来的暖风，霎时把人裹住。两种味道都能让人在幸福中沉醉，欲罢不能。

酱料的作用一般是陪衬主食，在这，却是整个烧饼夹里脊的灵魂。不同

的炸串适合甜或辣，也有人把甜和辣一起抹上，让两种味道在口腔里碰撞、交融，轮番刺激味蕾，持续“甜辣之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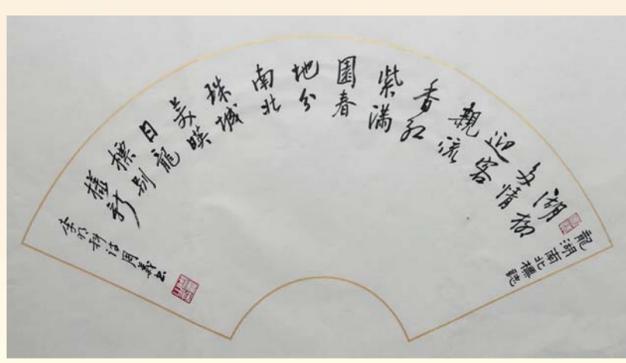
酱料既可以与其他角色搭配，自己又可以唱独角戏挑大梁。有老饕把他家的甜酱或是辣酱带回家，拌到别的饭菜里，完全没有违和感。

店里，他主要负责炸串，烧饼则是老婆在做。一个前面炸串，一个后面做饼，夫唱妇随，琴瑟和鸣。

现在，每日的营收，烧饼其实并不占大头，烧饼夹里脊，看似烧饼主导，其实烧饼里面夹的抹了酱料的炸串才是主角。

来蚌埠做烧饼这三十多年，贵水一直不能忘怀河边的麦香，他无时无刻不琢磨着烧饼、炸串以及酱料的改良。每次改良，都离河边的麦香近了一些，但他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点，因此，他总也感觉不满足。

几经周折，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完成了“卫味二钢”的商标注册，这是几十年专注烧饼夹里脊事业的结晶。他知道，这不是目标，而是新的起点。他一直希望，顾客买了他的烧饼夹里脊，第一口就能吃出幸福的味道。



扇面作品 李明科 诗 周义书